中華民國三十六年九月二十三日　ZINSUI RHBAO　星期二　第一版

晉綏日報

原名：抗戰日報　第一五八七號　民國廿九年九月十八日創刊　社址：山西興縣

李銀生同志：

現年二十九歲，臨縣遙門村人。自去年五月間由河北邯鄲縣離城七里之東小屯村給延安裕豐油坊解僱回來信以後，再無音信。見報後，很快給家中去信，如有知其下落者，請告知我，感謝萬分。我現在晉綏軍政幹部學校工作。

關成山

江洋：（又名蔣洋）

聽說你在河西某野戰醫院工作，於最近來信，現駐何處，希即來信至嵐縣軍官團轉。如有知其所往者，亦請函告。

賦野

興縣農會臨時委員會通告

咱們興縣，自從接到共產黨的「五四」指示，一年多以來，有好些村莊已進行土地改革，和正在進行土地改革，但是有許多地方進行得很不澈底，現在爲了響應毛主席澈底平分土地的號召，我全縣農民都熱烈要求，迅速把土地改革搞澈底，使大家澈底翻身，因此，許多村莊的農民羣衆要求有自己縣級的領導機關，以便領導大家起來進行鬥爭，並給大家撐腰。咱們爲了適應羣衆的要求，經興縣縣級幹部會全體到會縣區村幹部和農民代表一致通過成立興縣農會臨時委員會，推選劉長亮同志爲主任委員，劉玉堂、劉仲武同志爲副主任委員，陳漫遠、周文、喬鍾靈、屈健、劉爾亭、楊樹森、王世任、劉歐璣、劉立卯、姜寶林、申國藩、裴志中、魏建榮、劉來保、任萬生、溫象拴等同志爲委員。現已得到邊區農會臨時委員會批准，本會即於本月二十三日在興縣城內正式宣佈成立。本會專爲幫助農民說話和辦事的機關，並有權力幫助農民解決一切問題。各村農民組織起來鬥爭，有工作團的地區可以找工作團領導，沒有工作團的地區，可以推選代表前來本會接洽，本會一定用一切力量幫助你們，使你們的鬥爭得到澈底勝利。將來全縣農民自己推選代表，召開全興縣農民代表大會，正式選出興縣農會執行委員會時，本會即告結束。

主任委員　劉長亮

副主任委員　劉玉堂　劉仲武

委員　陳一遠　周文　喬鍾靈　屈健　劉爾亭　楊樹森　王世任　劉歐璣　劉立卯　姜寶林　申國藩　裴志中　魏建榮　劉來保　任萬生　溫象拴

陳謝大軍攻克陝縣 殲滅蔣匪一個旅全部

另有兩個營一個團亦全部就殲

（新華社豫西前線二十日電）陳謝大軍十七日一舉攻克隴海路上重要城市陝縣，殲滅蔣匪十五師之一三五旅全部，二零六師之一個營，三十六師之野砲營全部，河南保安團一個團。已知繳獲野砲十二門，詳細戰果正清查中。按十五師一三五旅原屬胡匪七十六師，四六年整編時撥歸十五師建制，今年四月十四日陝北瓦窰堡、羊馬河戰役，一三五旅即曾被我全部殲滅，後經補充，然時僅五月，又爲我第二次殲滅。

中共晉冀魯豫中央局 電唁續主任家屬

（新華社晉冀魯豫二十日電）中共晉冀魯豫中央局今日電唁續範亭同志家屬，原電如下：

中共中央晉綏分局請轉範亭同志家屬：

正當人民解放軍反攻捷報鼓舞全國之際，驚聞範亭同志病逝噩耗，曷勝悲悼。範亭同志一生致力於中國民族民主革命事業，與漢奸蔣介石、閻錫山等匪首奮身戰鬥，爲眞理，爲人民，不惜犧牲，不畏强暴，廉介不阿，百折不撓，正義浩氣，忠貞爲國，可歌可泣。我數千萬三晉人民子弟，必能繼承範亭同志遺志，團結前進，打倒蔣介石，爭取愛國自衛戰爭的澈底勝利。專電致唁，請節哀。

中共晉冀魯豫中央局叩

冀察熱遼解放軍 殲匪暫二十二師大部

活捉匪副師長蘇景泰殲敵四千三

（新華社東北前線二十日電）冀察熱遼解放軍一部殲滅蔣匪九十三軍暫二十二師全部（缺一個團），解決匪暫九十師，俘匪暫二十二師副師長蘇景泰，殲敵四千三百餘名。匪首陳誠主持東北行轅後，爲應付解放軍攻勢，企謀鞏固北寧錦州段安全，乃於六日起出動兩個師兵力，分由錦州及綏中，向熱東淩源（即錦昌）方向進犯。其由錦州出犯之敵九十三軍暫二十二師（缺一個團）及師直屬隊，抵至錦西西南七十里之新台門後，十八日十三時，解放軍猛起反擊，僅三小時戰鬥，將敵大部殲滅，初步戰果統計，俘敵暫二十二師副師長蘇景泰以下官兵二千五百餘名，斃傷敵官兵八百餘名，繳獲山砲六門、機關砲一門，輕重機槍百餘挺，步槍千餘支，其他軍需物資甚多。由綏中出犯之敵暫五十師（由東北保安第一區師改編）三千餘人，進至綏中西北百里之梨樹溝以北山地後，十五日夜遭解放軍全部擊潰，斃俘敵六百餘，殘敵狼狽向綏中方向逃竄。

簡訊

（本報訊）賀龍中學一般女同學於八月底，把縣校及軍幹校的棉衣攬了來做，計劃做一千一百套，做完能賺工資一百四十萬元。她們第一天就做了二十四套，第二天增到四十套，第三天，男同學也幫助拆棉絮，速度就更快了，每日達五十二套，押五十六套之力。（張鳳芝）

如此不負責任！

文水漏壞公粮萬斤

（新華社呂梁十八日電）據災救死嗇中，八分區糧食浪費損壞嚴重。文水縣去年因關偷情況，由平川往邊山轉運災食，在某村倒入枯井的近萬斤小米，竟被忘記（？），直至今年二月間，專署發現追究時，已全部潰壞。夏收後，地方部隊部從糧食中，亦有很大浪費。一次，某部從平川向邊山運送七千斤糧食中，回來時，僅餘五千斤，其餘兩千斤，均被吃西瓜設費了。今年該區平川糧食普遍遭受關餓，搶劫與牟炭，軍民食用很困難，而清水縣公安局，却於十月底默以百餘斤孜麥，到東社集市上去賣（專署已予糾正）。某部三連在汾陽某村，一次出賣食換西瓜吃，即達二百餘斤。據專署反映：有些單位在領取糧食上鑽空子，本來已由專署或縣撥給的糧食，村則照給，將糧取走之後，又在供給部領得糧票，而不換回願關窓條。有的把糧票當貨幣使用，瞎地流行。此種現象，已引起分區及專署的重視，正設法糾正中。（馬明）

（編者按：僅就「記」，把這樣嚴重的問題，都當成「浪費」的小問題，八分區對糧食的浪費，是不可寬恕的罪過，倒入枯井漏壞的近萬斤小米，是文水縣幾萬斤小米，特別記者與當地領導上，對這件事，應追查責任，向報紙公佈，說明才是對人民應有的負責精神。）

五寨東秀莊

分地農民組織宣傳組 協助工作團土改工作

（五寨訊）東秀莊全行政村土地改革結束後，在「天下農民一家人，窮人翻了身，都要幫助別人翻身」的精神下，全村羣衆選派了最有威信的羣衆領袖十三人，協助工作團去幫助其他村的土地改革工作。在工作團臨走前的全行政村貧雇農民代表大會上，一致決議所有本行政村的貧苦羣衆都要利用一切機會，向外村羣衆宣傳咱村怎樣實行土地改革，隨即選出樊保人（東秀莊農會委員）、張元（前九王城貧農團主席）、郭二小（小堡農會主席）等七人，組成宣傳組，去前所、胡會等村（工作團初去的村子）宣傳土地改革。當張元和樊保人到了趙家堡村屬的李家口子自然村後，羣衆都熱烈的歡迎他們。他們也親熱的告給東秀莊貧苦羣衆如何翻身的情形，張元說：「他們幾天出來工作，家裏是地主在給動彈；咱們給地主家受過一輩子苦了，現在該地主給咱們動彈幾天！」他看見這村的地主還是住的高房大屋，家裏還擺設着明亮的傢具，就說：「五王城的高房大屋現在是貧苦人家住下了，傢具也是貧苦人家裏。」他詳細的訴說自己翻身的經過後，又說：「現在五王城是貧苦人在天下了，地主出門要向農會請假，地主給咱們打短，還要好好的受，不好不要他。」當時正有抬架下來，樊保人就說：「叫地主去抬吧！咱們東秀莊的抗勤是叫地主抬三次、富農抬二次、中貧農抬一次。」李家口子的羣衆說：「對呀！過去咱們抬三次，地主沒有抬過一次哩。」樊保人又給講東秀莊的幹部是給咱們做事的，不聽羣衆的話，就不要他。張元也講了九王城羣衆開除共產黨員是給羣衆辦事的，他說：「…」就這樣談到深夜，羣衆一直不疲倦的傾聽着，他們說：「這才真正叫翻身呀！人家走到前面了，咱們要跟上去。」（紐本）

神府前綫我軍

掩護羣衆清算鬥爭

（神府訊）神木解放區撫濤村、大碼口、金家溝等村羣衆，正向大地主李萬江、麥鴻世、李鴻世、高濟等進行清算之際，神木城內蔣匪假自衛大隊第十中隊，於X日半夜偷偷撫濤村，搶掠…我神府支隊當即趕到，將敵擊退，一直追出十五里之外，並掩護羣衆搬運地主財物。第二天上午約十時許，神木蔣匪二五八團營長盧成中率領三個步兵連，共二百餘人，擡迫擊砲一門，小鋼砲一門，輕機槍十二挺，向我反撲，我軍堅守陣地，掩護羣衆清算鬥爭，激戰整天。羣衆在砲火聲中，搬運着高等地主之糧食衣財，直至羣衆完全搬運完畢，我軍主動轉移。（呂步雲）

尋 安弟 高汝立

山陰五區區長白鋒捆打貧農

李縣長親送群衆處理

群衆將白某撤職由政府嚴格審查其歷史

許明才老漢公糧全部免徵由政府賠償受傷損失

（五分區訊）山陰五區區長白鋒，在織女泉村捆打貧苦群衆，詳情已誌七月二十七日本報。關後山陰縣特接受群衆要求，於八月二十九日由李縣長等將該區長親自送交織女泉群衆處理。在貧僱農小組開始討論處理辦法時，挨打的許明才老漢搶着說：「白區長在太原讀過書，險乎把我踢死，我爬在炕上四十多天，莊禾都是僱人給鋤的，欠下六塊工錢，現在還沒打。這樣的區長，我看算了吧！」退伍軍人韓進才說：「白區長好像是八路軍的幹部，咱群衆教育他一翻，只要他改過，我看不一定革掉的區長！」李映蟬老漢反對這個意見：「白區長狠打群衆一頓，我覺得不像咱八路軍的幹部；革了不算，還要罰他坐三年禁閉！」李縣長當時也插了嘴：「李老漢好眼力，白區長亂的給咱開會鬧事哪！他在安衆了、大辛村、賀家窊子，都打過十幾個人！」（衆人都吵起來：「要徹查他的歷史」，「讓他回家抱娃娃去吧！……」）最後一致意見——撤職查辦。貧僱農小組把這個意見，經過幾次大會討論後，於八月三十一日召開群衆大會，經過群衆的反覆質問，白鋒俯首認錯，接受群衆處分。群衆念其是個放羊娃出身，先革了他的職務，至其所講的歷史是否真實，須由政府徹底審查處理。許明才老漢所欠公糧，是前年欠下的，那年老漢只打下五、六斗糧，根本撥不上出公糧，李縣長在會末宣佈免徵，已交的二十六斤糧、由本村公糧內撥回，許老漢因被打，僱工花的六塊錢，由政府賠償。（簡氣）

神府新解放區群衆

自動向罪犯馮占鰲索回血債

（本報訊）八月十一日，神府新解放區喬家岔縣及附近逆耳峁、高念文、賀家溝、寨墕、馬家墕、楊樹渠、楊家塌、批漫塔、城塔溝等村群衆在喬家岔召開群衆大會，公審、處決罪大惡極之敵「自衛隊」大隊附馮占鰲。該逆在我軍解放喬家岔時，曾企圖逃跑，化裝成一個老百姓，趕船一公岸子，但被衛兵拉隊河（距喬家岔北十五里），為我偵察員認出（該偵察員是從該自衛隊逃出的），當即扭送，交由該逆過去住村喬家岔群衆處理。當天下午，群衆不斷出來爆發，自齊膝的水，涉過河來，用自己解放的拳頭在該逆身上索回了自己的血債。該逆自四五年到了喬家岔後（敵僞縣縣政府所在地），即大興土木，要在喬家岔修一個「新的喬家岔縣城」，便集……八，把群衆……出十……。該逆在……以四十元（白洋）一支的槍價，以八十元（白洋）一支攤派給群衆，然後再把槍收回，沒有錢的子弟就被他拉到「自衛隊」去當兵。該逆每月向群衆勒索五斗四升穀米（其他勒索不算），然後又以高利放給群衆，春季放米一斗，夏收還麥子一斗六升，夏放麥子一斗，秋收要還一斗三四。有些村莊的土地，在土地革命時代會都分給貧苦群衆，他到以後，便強迫群衆將土地退還給地主、惡霸。

對我邊區人民群衆，進行各種剝削，兩個婦女被他們強姦，一個老漢在他們的槍托下被打死，又將附近的石窯、炭窯等，曾共搶油、麥、炭等日用品都搶不來。去年十一月間，當他們進攻我邊區高念文，常將該村數百英雄窯洞德之「抗日」等民窯，發窯天氣，逼得無家可歸，該村在該逆盤踞的一月期間，被毀石窯之三眼窯、三間瓦窯、一個大門；李相窯之二眼窯、五間門窗被該逆全部拆毀，並將李相德的羊子十四隻，他們拆毀，上，在群衆大會上當衆宣佈：「如果有人願意保護占鰲的話（當時錯把他當成一般俘虜看待），政府還允許的。」但群衆的回答是：「我願意保他——我願意拿石頭保他，我願意拿刺刀保他。」該逆終於在群衆激怒中，償還了他一身的血債！（羊村）

碧村地主白平唐

化形為貧農免徵戶

群衆查出進行清算

（本報訊）興縣碧村地主白平唐，逃避負擔偽裝貧農，當為免徵戶達十年之久，最近在土地改革中，群衆揭開了他那狡猾騙人的外衣，展開清算鬥爭。僅初步清算出之財產，白洋即達一百六十八元，並在一個大黑窯裏的四個八仙桌、兩個大櫃桌、八隻火爐子、大宗紡織品等器具，據說不多年前，黑窯裏還藏有紡織各種……。白平唐，父親白浩穆，過去明朝年代的大族。白平唐是碧村三大惡霸之一，行兇橫霸，無人不曉。白平唐弟兄三個，一個比一個兇，老大早死，老二白恩唐在興縣政府紡織廠當經理，貪污無數錢財，白平唐是老三，狡猾奸險，給口的大生意在勝元，常兄弟倆，吞併財產發生爭執打起架來，幾乎拚了刀子，為此當地勝元打折（結束）了，各人分下的一部份土地，仙都變賣，浮浪撥揮，有了點小，實際則無多，變化。抗戰開始後，白平唐不見蛇，更裝扮「貧相」一樂，經見了白喝時，當了「幹部」，擔任清救會秘書，以後從混入共產黨，更無忌憚的欺壓群衆。在他一手操縱下，白平唐三七年即被劃成貧農，當起「免徵戶」，抗戰負擔一概不出。四〇年四大動員中，他居然吃了中農王應太的「五洲」銀，後來還謀到鎮當的貸牛款，以致連年徵公糧中，在地主們操縱下，他都被「選」為評議員，在其家屬的鼓動之上，不知給貧苦農民增加了多少負擔。前年，為了麻痺群衆，白平唐上假惺惺的「自動」出公糧六斗，村「幹部」們還予以大大表揚，正是這個時候，貧農白仁義公糧負擔一石多，生活極為貧困。這樣，白平唐即在「貧農」，「免徵戶」的偽裝掩目下，大肆投機，賺取紡織，剝削群衆，每村僅一家有快機的就是他，給貧苦群衆織一斤線子的布，賺一塊二毛白洋，一丈平均織五六十斤。為逃避其役，大覺會合作社紡織合作一階，因貪污被開除後又鑽進窯照民衆合作社當紡織「工人」。幾年中白平唐購買下六塊好地，群衆對這一狡猾的壞蛋，早已恨之入骨，此次在鬥爭白佩峰及其他地主中，一併將其徹底清算。（李）

忻縣秦家莊

奸霸地主秦全倫弟兄

拒抗清算逃跑未遂

被捕後財產全部沒收

（忻縣訊）忻縣十區秦家莊群衆，清算惡霸地主惡霸秦全倫弟兄財產，分配給貧苦農民。秦家係三代惡霸，其弟秦貴倫在日寇佔領期間擔任偽村長。此際勒索群衆，民國廿八年他家丟了東西，硬說是秦海洋等四家偷走了，強迫這四家賠了四十塊白洋。秦計及爲出銷款，竟把秦海洋逼得把鍋、鼎、瓷罐、鞋子當一齊賣光。而其實惡霸這家才是偷人的，如民國廿八年時貧農秦全朱十二綑穀子偷走。二十九年秦全倫曾組織特務，謀暗殺我幹部，因發覺未遂。久組織「一貫道」散佈謠言煽惑群衆。他並把兒子秦中明嫁予與中富隱到太原當日偽特務，伙着暗殺，將本村貿易地二十畝霸佔為己有。在這次土地改革中，秦全倫又陪中威脅拉攏村幹部秦海海說：「咱是一家人，你們要回來有我兒在，你們可不要隨工作員搞蠻。」今年六月二十日秦鋭倫竟又偷割貧苦群衆秦福的莊稼，群衆發覺後極爲憤恨，召開大會，一齊揭發其罪行。當晚半夜他們就帶着全家想逃往太原，但隨即被民兵發覺扣押，當將其擔帶之三百元現款沒收，分配給二十一家貧僱農與抗屬。其餘土地財物亦全部分給二十五戶貧苦農民，政府並將地主送縣群衆處辦。（李埓林、閻耀華、郭存海）

「二一二」中隊貧僱農戰士覺悟提高

自動禁閉地主破壞份子李仁武

（新縣社雁門二十日電）我六分區「二一二」中隊，貧僱農戰士提高階級覺悟提高，檢討出地主份子李仁武破壞部隊的罪行，該部幹部先學習了貧司令員的組織報告，然後進行民主檢查成份，全部分兩組學習，貧僱農戰士學「建軍學幹」社論，連聚自已底鬥訴苦，認識到「不革命就沒有今天」。地主富農成份的戰士學「張寶山英雄路」，說明徹底投降無產階級才是出路。經過情緒高漲，部隊情緒逐漸提高，隨即展開貧僱農戰士會議，研究部隊不團結的原因。有人提出「咱們這就是李仁武搞的鬼，不消滅這個壞傢伙」，部隊就不能團結。大家一致同意見，部隊上接受貧僱農戰士組成六個小組，分別派出尹申嘉等發動群衆，並組長，讓他們收集李仁武破壞部隊的事實，經過幾天翻醞，大家檢討出李仁武的反革命行為。李原係破落地主，十七歲就跑到大同與四十四團當兵，曾在漢奸部下幹過。他混入我軍，破壞過三支槍，並組織白花與三個逃跑，還要帶上手榴彈二、斬刀去打死代區長。平時破壞群衆紀律，在渦倫川和高家溝老鄉打老婆，打倫老婦王的姿子。到大家揭發出以上事實，他仍圖抵賴，現被群衆禁閉起來，要求上級徹底審查處理。（正一）

違法走私的賀萬秀

被罰苦工十天

（本報訊）八月二十五日，本報二版讀者馬鎮來信揭發神府鄉工賀萬秀利用合法地位，倫買外來紙烟，九月十七日神府全體鄉工會同縣府全體職務人員，召開民主大會，對賀萬秀進行教育批評，全體一致通過，罰他苦工十天。賀萬秀公開承認錯誤，群衆指出：賀萬秀是一個窮人，家裏今年分得十垧地，三月，公家停發津貼後，政府又給代耕七垧地，好好為群衆服務，絕對不容許再有這種不法行爲，如不改悔，將要受到更嚴厲的處罰。（羊村）

寧武婦女

趕做軍衣軍鞋

（寧武訊）此間婦女加緊爲前方戰士趕做棉衣棉鞋，半月完成棉衣六百套、棉鞋四百雙。各閭中以分配給軍屬的棉衣十八、棉鞋二十一雙做的又好，交的又早。四百雙鞋中第八閭劉秀昌家做的最固實，鞋後跟底子上還上了皮子。（王永明）

貧苦群衆耕牛困難解決後

偏關三區翻地萬餘垧

有的村莊強迫命令及未定牛槽

兩缺點，擬在秋翻地中糾正。

（偏關訊）三區自入伏以來，即組織群衆扣伏荒，以鬥爭果實購買和向地主調劑等辦法，共解決了八十一頭耕牛，解決貧苦群衆耕牛困難，至今以六個行政村不完全的統計，已翻過二千八百五十垧荒地（大部份是貧僱農扣的），同時翻過了九千三百二十五垧夏茬。群衆說：「今年翻過的荒地和夏茬，明年即使天旱也能保險提苗」。曾家村是荒地最多的村子，全村四十四戶貧僱農得到十九條半牛，就開了不少荒地（原統沒有統計數），黃爾溝村一個四犁子僱工漢楊五女得到三條牛（一個牛的四分之三），就開了十幾垧荒地。但是在工作中，有些地方還是犯強迫命令的毛病，如某兒村一戶貧農翻冬天沒草喂，不敢接收耕牛，給部就強迫的說：「要喂要，不要算了」；機上貧僱農等不見個門，一長安行政村有的地方在貸牛時未確定牛槽，群衆就顧慮將來政府收牛，選些就影響了群衆的積極，像有些地方耕牛過分的分散了，五戶貸一條牛，老得「衆人的老子衆人心痛」，大家拚命的使用，對耕牛不愛護。除兩個行政村不能開荒外，其他各村還發動扣秋茬，同時着手糾正以上的缺點，保證能大量的開扣秋地。（王政行、余潔、張純業）

（新縣社綏蒙二十日電）平魯姚關七八十牛，全部出動翻閘青扣伏荒。從八月八日到九月十五日止，已耕荒四千五百一十三畝半，其中扣荒三百八十畝、生荒一百二十三畝、夏茬四千零十畝。因過去有些貧僱農翻過的地，解決土地中分給了別人，今年扣荒地時，一些貧僱農即猶豫不定，後給解釋了行署的扣荒地指示後，大部貧僱農才敢入翻地，貧農劉五牛、劉貼尊六戶，自分到一犋八犍牛，即翻過地三百七十五畝，每天平均十畝上下。（趙新明）

汾西二、三區五十餘村莊

突遭雹雨少收萬石糧

縣府正幫助群衆改種冬麥

（新華社汾西二十日電）本月十日下午汾西二區、三區克鎮、雙神溝、劉香、四村、趙城、崔家坪、鼓頭、盧家原、舊家塬、分子原、圍付等五十餘村莊，突降雹雨約一小時半，秋禾全被雹雨打壞，災情嚴重。據初步調查：共有一千八百五十戶受災，糜子、穀子、蕎麥全部打完，穀子可收二成，高粱收七成，豆子收五成。按政府秋季產量計，以上述五十餘村莊，標產量應為一萬五千七百餘石，現僅可收四千六百餘石，損失一萬一千餘大石。三區分子原村冰雹打死一條牛，週圍四村苦子有損害大，受災群衆情緒極爲低落。汾西縣政府除派出專人詳細調查外，並緊急動員組織群衆，將秋田改翻冬麥，並撥出麥籽貸給受災貧苦群衆，該項麥籽共需一百五十石。（士道）

魯西鄄城光復
蔣軍一團光榮起義

（新華社冀魯豫十九日電）駐魯西鄄城之蔣匪劉汝珍部六十八師三五六團，十四日舉行反內戰光榮起義，全團三千餘人，由團長張光煒率領，全部參加人民解放軍，鄄城即告光復，另有「還鄉團」三百餘人悉數被俘，無一漏網。

劉鄧大軍
解放英山岳西兩城
羅田、光山二次被我攻克

（新華社中原前線二十日電）頃獲消息：劉鄧大軍於八日解放英山縣城，五日解放岳西縣城，蔣匪軍即向西竄，我隨即追擊。

（新華社中原前線二十日電）劉鄧大軍二次攻克羅田、光山兩城，戰果正清查中。按羅田縣城於九月六日第一次爲解放軍攻克，十二日我主動轉移，此次於十八日收復。光山於八月二十七日第一次爲解放軍攻克，九月六日我主動轉移，此次於十七日再度收復。

解放新安澠縣之役
我軍殲匪三千人

（新華社豫西前線二十日電）遲到消息：陳謝大軍解放新安、澠縣兩城及外圍之役，共殲蔣匪及保安團隊約三千人。戰果業已查明如下：八月二十五日拂曉解放新安縣城，守敵全部就殲，俘匪保安團等一千人，繳獲迫擊砲二門、輕重機槍十四挺、長短槍九百三十支，彈藥糧食等各一部。九月一日至三日，在陝縣西南大營鎮及張茅作戰鬥，殲一零六師一個連，俘連長以下一百餘人，繳獲輕重機槍十一挺、六零小砲一門、手提機槍十二支、步槍一百支。九月二日攻克澠縣以北六十里之西譚保戰鬥中，俘敵二百餘人，繳輕機槍三挺步槍十三支。

九月五日攻佔澠縣縣城，守敵保安團全部就殲，俘一千四百餘人，繳迫擊砲一門、輕重機槍十九挺、長短槍二千一百四十餘支，彈藥五十萬餘發。又據實戰役被俘匪軍官中，續查出新一旅第三團團長關次榮、副團長李廉品及第一團[illegible]團副一名。

察東邊沿區游擊隊
出擊保衛秋收

（新華社冀察熱遼二十日電）察東邊沿區人民游擊隊深入蔣偽匪後方，發動攻勢，保衛秋收。赤南（新設縣，在赤城以南）游擊隊民兵自上月十六日至本月五日，連續作戰，斃傷偽匪保安隊長以下四十二名，擊退興仁堡據點之偽匪保警隊四十餘人，奪回牲口三十頭。該縣三區武工隊深入敵後，活躍於興仁堡、小伊之間，召開羣衆大會，宣傳解放區土地改革，並向偽據點散發宣傳品，進行喊話。

，發動政治攻勢；久受傳作蔣匪徒匪的人民和士兵，均紛紛參加游擊隊，抗擊蔣、偽匪騷擾。前在偽匪製造的「無人區」中，已出現八十個武裝村公所，英勇堅持敵後鬥爭。據某三區舉行爆炸組[illegible]匪十四次，在壺頭營戰鬥中，俘斃偽匪「回鄉團」一百餘名，粉碎該匪襲擾「無人區」的陰謀。龍關民兵[illegible]匪特及奸匪地主五十五名。在各地游擊隊出擊中，當地農民均自動配合殺敵，[illegible]。又察東[illegible]地方武裝，[illegible]大羣衆，主動出擊，包圍匪據點，保衛秋收，匪軍惶懼異常，日夜驚慌，數日不敢外出擄掠一步。在門頭、上莊坊等地盤據的匪，均被民兵擊潰，偽大隊長正在[illegible]火線中，[illegible]訴苦游說。

我軍於沙土集戰役中
一個團單獨殲敵一團

（新華社魯西前線二十日電）解放軍於沙土集全殲蔣匪五十七師之役中，某團單獨殲滅匪第十二團，創模範戰例。該團偕同兄弟部隊，經一日夜激戰，掃蕩沙土集東側五個據點後，將敵人壓縮至徐莊、蘇莊一隅。七日午夜十一時，該團乘蔣匪驚魂未定，即以閃電之勢，向徐莊敵五十七師六十旅十二團發起猛攻，頓時徐莊據點即成火海，將匪蹲在工事裏，連頭也不敢伸。在天崩地裂的連續爆炸聲中，擔任突擊隊的四連三排長葛發祥，端起一挺機槍，率領突擊排，突入敵陣，以猛虎撲羊之勢，追擊殘敵，不及回頭的蔣匪紛紛舉槍求降。不[illegible]，通過三道鐵絲網，僅以七人負傷之代價，於十五分鐘內生俘蔣匪百五十餘名。此時，該團其他連隊亦相繼[illegible]，蔣匪五次反撲後，乃於拂曉中[illegible]，一部立即被殲滅於圩內。潰退至沙土集附近的殘匪亦大部被殲於泥沼中。

打回去報冤仇！
逃來解放區難民組成民主政權
打回閻管區反抗暴政

（新華社晉綏[illegible]二十日電）「打回去報冤仇！」逃亡到解放區的閻管區難民，在這一口號下，已自動組成兩個民主聯合村公所及武裝，打回閻管區，反抗閻匪暴政。上月二十二日夜，第一民主聯合村武裝捕捉小偷兩和東雙村活動，首獲勝利，捕回奸匪地主部玖塔等三人，惡匪牲口四頭。第二民主聯合村公所武裝，繼於上月二十七日夜深入常村，活捉偽保長大特務李英的狗腿兩人，當交當地村羣衆處理。現該兩支武裝經常活躍於同蒲、汾陽、離石等地，打擊閻匪活動，大大鼓舞和推動了閻管區人民抗捐抗丁運動。

徹底粉碎「二滿洲」

周保中

（新華社東北十八日電）堅持東北抗日戰爭十四年現任民主政府吉林省主席的周保中將軍，於「九一八」十六週年紀念日，特爲本社撰文，題爲「澈底粉碎『二滿洲』」。全文如下：

一九三一年「九一八」，日本法西斯在瀋陽向中國人民開砲了，獨夫蔣介石賣國政府指定投降政策，頒佈不抵抗命令，東北河山很快的全部淪喪。當賣國賊超過秦檜、吳三桂的蔣介石，竟敢又下賤無恥的倡言「攘外必先安內」，甚至下命令「言抗日者殺」。此時，蔣介石一面加緊進攻主要抗日的人民紅軍，一面大肆捕殺赤手空拳的愛國志士青年，使東北人民陷於完全殖民地化的奴隸牛馬的悲慘黑暗的苦境。但是東北人民不願做亡國奴，九一八事變一開始，就違反蔣介石底投降和不抵抗的賣國政策，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自動發起抗日，在吉黑南省組織了青年義勇軍和農民游擊隊，發動了延邊一帶的救國軍起義，動員了工農羣衆和知識青年，使遼寧民衆自衛軍迅速擴大。然而說來令人痛心，在東北抗日運動發展的初期，[illegible]反動份子即害怕人民抗日武裝的成長壯大，於是他們就與日寇勾結，在抗日發展起着奸細的破壞作用，麻痺和軟化當時正在燃燒的抗日救國鬥爭。由於國民黨反動份子滲透卑鄙的叛變行爲，三十餘萬的東北抗日義勇軍，被擊散，許多團爲中心的日寇軍五萬人，被瓦解，許多混在抗日隊伍裏的國民黨份子如馬占山、丁超、孫朝陽等，公開投降，成爲偽滿洲國的達官顯貴，其他則有的攜國巨款潛逃，最顯著的如萬福麟、湯玉麟等，有些率領大批隊伍相率逃往新疆和內地，脫離抗日陣營。

雖然國民黨反動份子用各種方式破壞東北人民的抗日運動，蔣政府又復繼續出賣了熱河的抗戰，訂結「塘沽協定」，出賣華北，使東北抗日鬥爭與內地相隔絕，但只能引起東北人民對蔣介石及其當時主人——日寇更深的憤恨。相反的，中國共產黨人爲民族生存而犧牲奮鬥的精神與抗日救國的主張，在廣大羣衆中，獲得更高的信仰。一九三三年，中共東北組織接受了著名的「一二六」指示，東北全體黨員站在人民方面，堅持一抗戰救國，創造人民武裝，實行抗日統一戰線，決心進行長期游擊戰爭。東北各地在中共領導下，組成廣大羣衆的地方組織——抗日救國會，在南滿編成了磐石游擊隊——人民革命軍第一軍，在延邊組成東滿游擊隊——人民革命軍第二軍，在吉東組成了以寧安游擊隊爲中心的抗日同盟軍，在珠河游擊隊的基礎上編成人民革命軍第三軍，一九三四年以密山游擊隊爲骨幹組成抗聯第四軍，以吉東同盟軍爲第五軍，湯原游擊隊編爲第六軍，[illegible]

虎饒游擊隊編爲第七軍。這些軍隊完[illegible]……[illegible]生存的偉大鬥爭，證明日寇侵犯者的必然死亡的象徵。（未完）

就俘之蔣匪副旅長自供
匪兵無門志必敗無疑
我砲彈如雨打得蔣匪頭也不敢抬

（新華社魯西前線十九日電）記者薛文報導：某日午後，記者於戰地會見沙土集被俘之蔣匪五十七師一一七旅上校副旅長張繼彬。據彼談五十七師之被殲經過：「一個多月以來，我們從沂蒙山區到魯西南，跟着解放軍轉圈子，始終處於被動地位，士兵都已經疲憊不堪了。這次我們奉命策應五軍（即整編第五師）進攻鄆城，當我軍（指蔣匪）進至鄆城南郊時，即聽說貴軍（指解放軍）[illegible]向南，即被迫在撤，但剛到沙土集，還沒有站穩腳，就被貴軍四面包圍了。當時曾打算向菏澤方向突圍，但又不敢輕易行動，我們深知不被貴軍包圍則已，一被包圍，便插翅難飛。七日深夜，貴軍向我東南外圍據點開始攻擊，黎晨，除魏介莊外，已全部爲貴軍佔領，六十旅傷亡近半。八日，全師都被壓縮成一團，三四九團馬團長電問邸覺元旅長：『怎麼辦？如何是好？』邸旅長回答：『我也沒有辦法。』中午，大家都擠於貴軍砲火，忙着挖地洞，弄得滿街都是大洞小洞，師部指揮官躲在洞裏，連頭都不敢露，到晚上七點鐘，貴軍各種砲開始向沙土集轟擊，每分鐘一兩百發，我們（按指蔣匪）至少就死傷十幾個人，七點半以後，砲彈最猛烈，砲彈像下雨一樣，我們在圩裏人喊馬叫，打死的躺在地上，被踐踏的，活着的得到處亂竄，而我們（指蔣匪）的大砲卻早已啞然無聲，砲手也已不知去向，砲身卻擠滿了躲砲火的人。指揮官找不到士兵，士長找不到營長，亂得一團糟，到九點多鐘，貴軍已由東西兩門衝進街道，我們的士兵（指蔣匪）便紛紛下跪求降，師部指揮官等由馬團長率領，向西南逃命，不料剛翻過土圍二三百米遠，我也被俘了。」張氏最後慨然地補充了一句：「兵無鬥志，必敗無疑。」張現年四十六歲，黃埔軍校四期畢業，從軍已二十一年。

大反攻號外紛飛晉冀魯豫城鄉
全區軍民興奮狂歡
滕副司令員號召加緊改造與提高自己

（新華社晉冀魯豫廿日電）全國大反攻消息自陝北廣播中傳出後，號外立即紛飛於晉冀魯豫的大小城鎮鄉村，全區軍民興奮狂歡，一如二年前對日寇反攻時之情景。各地幹部熱烈響應中央號召，踴躍向各機關負責人請求南下，到長江以北諸省最光榮的崗位上去工作，第一批×××人已出發，現又有第二批××人集結待命中。軍區副司令員滕代遠在盛大的軍直幹部大會上，報告各路大軍勝利進展的捷報，號召全體指戰員加緊思想檢查，學習土地改革政策，提高自己立場，準備幫助千千萬萬新解放區人民翻身。民主人士張居太高樹民先生對記者說：「好了，好了，河南的老百姓有活路了，他們的好日子來了。劉鄧大軍捉住了劉茂恩（河南省主席），一切橫徵暴斂的小蔣蛋，實現耕者有其田。」大陽城的街上除了許多彩紙商店外，[illegible]在廣告牌上，也寫滿了勝利消息。從陳謝大軍渡河回來的千餘沁源擔架羣衆，在街上被擁擠的市民包圍着，每個人同時要回答許多人急切追問的：他們不知就什麼才好：「一過河，王八蛋們都嚇壞了，亂跑不了，就是捉，大城市大鐵路都佔領了，多得很，多得很！」他們一路直嚷着。

蔣區拾零

蔣家匪幫官僚資本的中蠶公司，在華北估有棉田二十九萬餘畝，迄今產量僅二百餘萬担，才足預計今年產量七百萬担之三分之一。東北方面有棉田五十餘萬畝，本年僅能生產二百七十萬担。（一）

卡班諸夫於記者招待會上
談德境蘇佔區土改成績

（柏林訊）德境蘇聯佔領區軍政府農業處處長卡班諸夫頃於此間記者招待會上發表談話，敍述蘇聯佔領區的土地改革成績稱：土地改革是德國民主化與剷除容克世家特權的重要方法之一。由於土改結果，一切貧苦與無地農民均已獲得土地。由僱農無地及貧苦農民移難民及小佃農大會所選出的鄉特別土地委員會，為土改之執行機關，至今年七月一日為止，土改基金委員會共接收一一三三五五家地主的土地，總面積達三零四一五零零公頃，四九六七九五家貧農約二百萬人，獲得了二百零五萬一千八百頃的土地，作為其私產，新除土地則撥交實驗農場、農業學校及農會等。農民在土改中，並獲得居屋及倉庫十一萬所，拖拉機六千架，農業機器二十七萬架，農民並獲得長期貸款，作為建造房屋購買耕牛及農具之用，總數達三億一千六百七十萬馬克。土改中產生了新的農業組織形式——農民互助委員會，目前擁有會員四十八萬人，該委會利用其土改中所得到的財產，建立了出借機器站網等。班氏力稱：土改結果供給了蘇佔區城市居民足可維持到今年收穫時的糧食。今年蘇佔區的農業工作非常成功，蘇佔區目前糧食情況不會引起任何恐慌。莫洛科外長會議會一致決議於四七年在德國各佔領區實行土改，上述事實，證明蘇佔區已實行了這一決定，並且業已完成。

維辛斯基發表談話
蘇決為和平安全奮鬥

（塔斯社紐約十七日訊）蘇聯聯合國大會首席代表維辛斯基於到達紐約時，發表談話稱：第二屆聯合國大會，面臨許多重大問題，這些問題只有在一個重要的條件下，才能獲得完滿解決，這就是互相尊重，互相諒解，尊重及為和平和安全而奮鬥的決心。我們離開蘇聯時，正值蘇聯人民慶祝莫斯科建城八百週年紀念，這是意義最大的一天，正如我們的偉大領袖和導師斯大林所說的，莫斯科是為永久和平和國際友誼而奮鬥的先鋒，是反對新的戰爭鼓動者的先鋒，蘇聯代表將全力以赴，完成此一任務。

二屆聯合國大會開幕

（紐約訊）第二屆聯合國大會已於十六日下午三時在紐約佛拉辛公園開幕，與會五十五國代表約一千八百餘人，當日舉行兩次會議，由巴西代表阿拉納主席。大會選舉了指導委員會委員及其他六個小組委員會主席，蘇、美、英、法、中（蔣）、巴西、波蘭、智利、盧森堡、印度、紐西蘭、墨西哥、古巴、敍利亞等十四國當選指導委員會委員，盧森堡外長貝爾當選為政治安全小組委員會主席，智利駐聯合國永久代表格魯茲當選經濟財政小組委員會主席，波蘭出席安理會代表蘭吉為社會暨文化小組委員會主席，紐西蘭駐美公使貝倫森為託管小組委員會主席，印度代表艾瑪為行政預算小組委員會主席，敍利亞出席聯合國代表艾霍理為法律小組委員會主席，美、蘇、英、法、中（蔣）等國代表七人被選為大會副主席。

法意工人大罷工鬥爭
使美帝萬分恐懼

（法新社訊）法意兩國工人階級反對政府經濟政策的大罷工鬥爭，已使企圖經過法意兩局奴役法意人民的美帝國主義，萬分恐懼。據合衆社十五日電稱：美眾議員曾已呼籲馬歇爾，要求杜魯門於十一月初召開國會特別會，以討論西歐形勢。該官員稱：「據美駐法意外交人員之報告，法意兩國民情激昂，他們深恐美國之援助將不能及時到達，以支持法意之現政府。」並稱：「美國務院已同意馬歇爾之意見，認為法意現政府之垮台，將引起下列結果：（一）地中海均勢之破壞，使希臘局勢受嚴重影響。（二）中歐均勢之破壞，使美對德佔領軍瀕臨之國家，均將為對美不友好之政府所統治。（三）將增加美國左翼人士之激動。」該官員最後表示：「下週（二十二日至廿七日）將為世界局勢之關鍵，西歐能否挽得美國援助及西歐均勢能否保持之關鍵。」同時，美官方及其通訊社紛紛散佈流言，說「共產黨煽動推翻政府」，力圖放出反共烟幕作為其進一步干涉法意內政的藉口。

爪哇與蘇島印尼軍
猛烈抵抗荷軍進犯

（綜合日惹與巴城十三日——十六日訊）荷軍在爪哇、蘇門答臘及馬都拉繼續進犯印尼軍陣地時，遭到印尼軍之猛烈抵抗。在蘇門答臘山地，荷軍之「擋塗」部隊被印尼軍阻擊，傷亡頗重，印尼軍於布拉斯達哥建立堅強據點，並向比奇達深（蘇島南部）煤礦區推進中。在荷軍強攻下，印尼軍至今仍堅守爪哇的三寶壟和井里汶間之廣大地區。印尼游擊隊在荷佔領區甚為活動，最近爪哇和蘇門答臘的荷蘭電力廠及許多其他工廠均被毀壞。印尼共和國外長沙立弗談稱：「在一定時期內，荷蘭的軍事進攻將要被迫停下來，因為戰爭之繼續進行，他們不能生產任何的樹膠、蔗糖和錫。」沙氏相信「印尼首都日惹是斯大林格勒，荷軍是攻不進去的。」

希民主軍
繼續勝利挺進

（雅典訊）希民主軍總部廣播：民主軍某部在粉碎政府軍一營及法西斯「自衛隊」二百五十人的抵抗後，進駐蘇門尼陸城。在罷格拉法區前推中的睞麥洛軍區部隊，在逐出敵人後，佔領該城。馬其頓與色雷斯軍區部隊，在韓特區攻佔村莊五處，現正猛攻科爾諾尼以西五十八里之鐵路城市歸特。馬其頓中西部軍區部隊，九月二日收復數日前為敵人侵佔的尼斯多利亞南部的柯巴尼茲巴。

美國拾零

美國各大都市房荒嚴重，有許多七八口的工人家庭，被迫睡在馬路、公園或人行道上。

美國移民局第二次提出訴訟，要求驅逐產聯電機工人聯合會主要幹部羅馬尼亞人的桑托出境，這是美反動派迫害進步職工會人士的典型方法。

副刊

西瓜兄弟

中原前綫記者　解清

記者隨軍路過淮陽縣李樓村時，聽到群衆間流傳着西瓜的故事。當地有个姓西瓜兄弟，兩人年年種西瓜，人稱就把好西瓜，方圓一二十里地內，也祇有他們弟兄們種西瓜，因此大家就叫他們做「西瓜兄弟」。西瓜老大的地在村東大路邊上，西瓜老二的地在村西南小路邊上，今年雖然鬧水災，可是他們的瓜地裏，西瓜還是長得又大又甜。

瓜剛熟的時候，村東走過了一隊蔣匪保安團，那些餓狼一看見老大的瓜，就時像搶我家的，不一會，一畝多地西瓜就一個也不剩了，地裏只留下一片踩爛的瓜藤瓜葉與吃剩的瓜皮瓜子。

蔣匪過去二十天後，村裏忽然來了八路軍，巧的是這回八路軍是從村西南瓜老二的瓜地邊過。「我的瓜地也完了」，西瓜老二想：「我的命也不要啦，我就躺在瓜地裏，看他八路軍怎樣搶我的瓜吧。」西瓜老二灰心喪氣的往西瓜架底下一躺，等着八路軍過來。那知道隊伍有多少呢，往北看不見尾。「這西瓜長得好呀！」「頭前的一個戰士說：「還有三百瓜哩。」「這瓜一個怕有三斤多？吃上兩個才解渴呢。」一路過的戰士你一句我一句的接着說壞不盡。」聽見說西瓜兩個字，西瓜老二的心就痛的像刀扎，但是他卻奇怪這些人說說就完啦，連腳都不停，一股勁往南走。西瓜老二把頭往兩邊一看，南面已看不見隊伍的頭，北還不見隊伍的尾，他自言自語的說：「八路軍就是怪呀！」說着，就站起來，提着瓜刀跑到地裏，抱起一個大西瓜，往路邊一放，剩剩地就切開了。「吃西瓜，兄弟們。」西瓜老二向八路軍叫，但卻沒有人答應他。「走路渴啦，來吃塊瓜。」西瓜老二又向另外一些戰士叫着，但回答的是：「謝謝你，老鄉，俺不吃。」這一下，西瓜老二可急了，大聲嚷起來：「看你們八路軍，把瓜切開了，怎的不吃呀？」這時，有個十六七歲的小司號員向他們：「老鄉，你這西瓜多少錢一個？」「不要錢，隨便吃吧。」西瓜老二邊說，邊拿起瓜往小司號員跟前遞，小司號員連說：「俺不吃，俺不吃。」一腳不停的就朝前走了。西瓜老二捧着瓜，直楞楞的在西瓜地邊站着，隊伍還是肩並肩的往南走，前不見頭，後不見尾。

八千票票

虹波

剛吃過早飯，鄰居們都上了地。村長鄧魁民獨坐在村公所的炕桌邊寫字，突然一個四十上下的人，鬼眉溜眼的走到村公所門口，偷偷摸摸的向裏面看了看，又回過頭來看了看院裏，就跨進了門。

「……村長，忙吧？……」

村長抬頭一看，原來是郭家嶺的頭個人員，富農李正英，前天剛被群衆清算過。

李正英說着慢慢的移坐在炕沿上。又不放心似的看了看四週圍，接着吞吞吐吐的說：

「……咱村群衆人們算了我十七元銀洋，石幾糧食，還有衣裳……」

「那是你以前借着頑政府的勢力吃下二毛，貪污下群衆的錢，今天當然群衆要和你算。」

村長說着仍舊在桌上寫。

「唉！可是咱拿不出來呀了……」

「你打算怎麼解決了？」

「唉！好村長你啊！！如今咱一樣的拿甚麼……我……」

「你還裝個窮啊！幾十垧地，打下的糧食作了甚啊了？」

李正英被村長的話問的閉口無言；只好扣扣指甲，咬咬嘴皮。這傢伙想了一陣又小聲的說了一些求情的鬼話，沒效。

他就慢慢的挨近村長身邊，悄悄的掏出一個麻紙包包擱在村長口袋裏。村長突然放下筆，打開紙包包一看，嚇！整整的八千票票。

當時村長變了臉：

「你這是做甚?!」

「沒甚意思，我心上過不去，想請你吃頓飯。」

這傢伙嘻皮笑臉的奉承着。村長當時就火的想罵他一下；但又想到：這騙事情應在群衆面前揭露一下他的陰謀，於是說：

「好！你把錢先拿回去，我給寫上封信。」

李正英有些高興了。村長提起筆來寫道：

「村主任、農會幹事：

你村李正英來所談：群衆反了他的貪污，他說拿不出來；並給我擱了八千票，想叫我包庇他，叫我給你村群衆寫信原諒他。希你們見信後把他叫和活動，在群衆面前揭露一下。讓我對該李正英的了解，是能夠拿出來的，你們必須向他要；一定叫他上拿出來為荷。

此致

敬禮

村長鄧魁民

八月十九日」

村長把信封好遞給了李正英，說：

「你把這封信拿回去交給農會，看他們和群衆商量好了。你快把錢拿回去。」

「……對……還錢……還是村長你買盒紙煙吸……」

「……不要多說！快把錢拿上去吧！」

村長說完仍坐下寫起字來。富農李正英不好意思的把八千票票收起，灰溜溜的出了村公所……。

九月二號於虎頭峁

張成義進出宣傳

郝驗斌

我炊事班長張成義同志，因是貧苦家庭出身，所以經常和窮苦人接近，宣傳我們的政策，和勝利消息，走到那村也調查，於是人們叫他「宣傳員」。

我們住在三交，他便抽時和房東拉話，宣傳東北、山東等處的勝仗，房東也插上說：「我年時打下五小石穀，也叫頑固軍來搶走了，什會消滅不了狗日的，咱窮人是活不成的。」又去借刷刀，一看老太太很窮，就問起家裏情形來，老人說：「老漢死了，有個十五歲的兒子給人家放羊，過年還是拿孩子的工錢糴了二斗高粱過的，年時沒吃的多虧咱政府撥了三十來斤米，聽說今年還要給分地哩，……」他出門時那老人還自言語道：「還是咱八路軍好，親熱的問長問短……。」他到後三交給事務長拿東西，就問老鄉對隊伍有什意見，問長說：「你們都好，就是二連有幾個同志在院裏亂撒尿。」他即解釋說：「他們有些是才來不久的，不懂咱們軍隊的規矩，我告他們注意，以後一定改正。」

範亭同志治喪委員會啟事（二）